

匈牙利小提琴家卡尔·弗莱什在一本谈演奏技巧的书里提到,要从一位名家那儿学到演奏技巧,有一个办法就是到琴房去看他怎么练琴。引申一下,对比同一篇作品前后不同的版本,也是向作家学习写作技巧的一个办法。

汪曾祺改小说

周克希

于是,我找来汪曾祺小说《鸡鸣名家》的两个版本。一个是发表在1948年《文艺春秋》杂志上的版本,另一个是1982年收入北京出版社《汪曾祺短篇小说选》的版本。收入选集时,汪先生加了“文字有较大改动”的说明。我想看看这些改动。

改得真多,真细。一开头就改,“每个蹉跎都撑开细看过去”,改为“每个蹉跎都掰开来仔细看过去”,“两付鸭掌”改为“两副鸭掌”,“四个鸭翅”改为“四只鸭翅”。几乎每行、每句都有改动。接下去,写到从小爱看父亲“做这样的事”,就像爱看他画画刻图章一样,这时原来有一段文字:“王羲之论钟张书……也一定能作到如此地步的!”整整六行,近二百字,收入集子时全部删去。下一页,在数不胜数的细小改动之后,先是删去“打气炉子呼呼地响……仿佛是《天工开物》甚至《考工记》上的玩意了”整整两行,紧接着又删去“架上两盆菊花,一盆晓色,一盆懒梳妆……大都市里恐怕很少这种情形了”,十七行,五百多字。

我把这头两页的改动,用铅笔过到初版本上。页面顿时成了大花脸,大段的删节非常醒目,细小的改动则密密麻麻。这个短篇并不很短,共有十八页。后面的情形大致都是如此。

汪先生说,写小说就是写语言,小说的魅力首先在于语言。这个信念,贯穿在他一生的写作实践之中。平时看他的作品,会有一种错觉,觉得他写得很随便,仿佛随手写下来就是这样似的。其实,哪是真的随便呀,那是“惨淡经营的随便”(林斤澜语)。



见山又是山 (综合材料) 罗青

在到处都是熙来攘往、人头攒动的节假日里,你突然被移动到了一个人迹杳然、抬头可见星空、低首是稻田和石板路的山村,会是怎样的感觉?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,连续三天,这里竟然响起了绝对是专业水准演唱演奏的经典歌曲和乐曲,你又被撩动起怎样的心绪?由“上游国旅”策划的这一场绝对是独树一帜的国庆假日之旅,让同行的五十余人一直沉浸在如梦似幻的情景之中。

这里的正式地名是浙江省遂昌县龙洋乡茶园村,经过八年的策划改造,成了“乐领旗山侠隐庄园”,位于重峦叠嶂间的一片平坡上,海拔660米,水色碧绿的乌溪江,从山脚下蜿蜒流过。山村的东南面,是呈丹霞地貌状的高高的旗山,背倚郁郁苍苍的九龙山余脉,向南是一片相对开阔的荷塘、稻田和茶园,西边有一片巍然耸立的古树林。放眼望去,只是一个满是农家屋舍的淳朴山村,你都见不到一栋簇新的楼房。

组织者的旅行社,鼓动了大都市里的五十余人,来到了这样的一个静谧安闲的山村里,其最大的诱饵就是,稻田和古树林里的音乐会。制造出了这一

偶遇史浩 胡展奋

偶遇史浩,很有戏剧性。

洛杉矶7月4日那天,朋友邀饮。主人好翰墨,厅内字画满目,趁着酒兴半酣,我端着酒杯,逐幅欣赏,龙飞凤舞,大都了了,主人陪着,我只是哼哼哈哈,然走到一处,忽然止步,墙上了一幅书法令我一愣:这,谁写的?

好比乱军阵中突见飞将军按剑踞坐,全身一激灵。那四个字“抱道怀真”让人一见傻了。此地还有如此好字?

主人愿叩其详,我便旁若无人地夸夸其谈起来。“首先,这幅字,寓意阔大高远,义理正气凛然。所谓‘抱道怀真’,既是喻人,也是自勉;既有理想追求,又不失初心本真。至于用笔,则大处雄肆满纸,豪迈不羁,小处锥辣峻险,态势峻峭,大字挺拔苍茫,小字金石剔透,更有隐隐隶意、碑意,足堪反复击节品味。此人胸中有丘壑,有山海,有滔滔郁勃之气而壮志难酬……”

我如此夸夸其谈时根本没注意周围人等,直至主人示意,才发觉自己似乎哪里欠妥了,看着落款疑惑地问:“……史浩?史量才的……?”

主人再次微笑示意,我转头,便有一位身材高大的老者向我拱手:本人史浩。

我们叙时,话题不能不聊到一直热度不减的“书法创新”,史浩沉思良久,语出惊人。

“书法崇尚新意,本没错,但‘创新’不是‘折腾’——如果我们将书法拟人化的话——得看它是否‘想创新’,就像一条河流,倘若它想,自然会为自己打开前方的通道。作为书写工具,两千年来它由篆到隶到草到行楷……请问哪一次的‘变’不是出于简化应用或书写便利呢?是它的内在逻辑‘想变’是不是?但当今书法的现状却令人担

分,雨势渐弱,差不多已经停了。晚饭后,稻田中央,亮起了明灯,但四周还有一些昏暗,大家打开了手机上的电筒,踏上田间道路上有些湿滑的石块,来到了搭建在稻田中的木板栈道上,这里早就准备好了帆布椅,正对着演出的舞台。一会儿,响起了清脆悦耳的钢琴伴奏

稻田和古树林里响起了琴声和歌声

徐静波

到了山上金色稻田中央搭建起来的木板舞台上。

第一天是中国音乐专场,曲目有五、四后期的赵元任、刘半农作词作曲的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,陈歌辛的海派名曲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《夜上海》,黄自的《踏雪寻梅》等,夜间举行。那一天从早上开始,大家就期盼有一个明丽的星空。不料中午开始,淅淅沥沥下起雨来了,雨势似乎还不小,荷塘的水面上出现了雨点激起的小小的涟漪,山间的空气倒是愈发清新湿润了,南面远处的一脉逶迤的山峦,悠悠荡荡地升起了淡淡的云雾,犹如一幅水墨画一般。傍晚时

我自是尴尬,原来史浩就在一旁。不免也向他拱拱手:抱歉,打伞不知日当午。他笑笑说,没事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鄙人书法虽有家族因素,但并不受炙于祖父史量才,而是父母从小严厉督学的结果。

进一步交谈发觉我们不但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,而且叙庚只差1岁,早年还都和中医界打过交道,这样一来共同的话题不少了。遂相约细聊。

话说二十年前的上海书画界不知道史浩为何人者,大抵可说不在圈内了。撇开他的家庭背景不说,早年他也曾“毕业分配”,被分到某药材公司学习中医中药。因为父母的旧学功底了得,他从小便受熏陶,临碑临帖,遍访海上书法名家,及至走进药材行业,更须研习本草典籍,医古文修为扎实,进一步旁逸诗词文赋古典文学,要说“童子功”,要说“第一口奶”,当年的史浩无疑都占了先机。

继而他出国深造,定居洛杉矶,潜心墨池,往来洛、沪两地,因书法成就卓著而荣膺加州中国书画院院长、世界兰亭笔会美国分会副会长,多次在神户及洛杉矶、纽约、上海、台北、南京、济南等地举办书法个展、联展,2009年海内闻名的西泠印社还为他出过书法作品集。

我们叙时,话题不能不聊到一直热度不减的“书法创新”,史浩沉思良久,语出惊人。

“书法崇尚新意,本没错,但‘创新’不是‘折腾’——如果我们将书法拟人化的话——得看它是否‘想创新’,就像一条河流,倘若它想,自然会为自己打开前方的通道。作为书写工具,两千年来它由篆到隶到草到行楷……请问哪一次的‘变’不是出于简化应用或书写便利呢?是它的内在逻辑‘想变’是不是?但当今书法的现状却令人担

忧,人为的、矫情的、功利的‘求异’‘求变’‘求怪’的‘皮相之变’触目皆是,种种把汉字碎割了、肢解的芭蕾舞迄今四五百年了,女演员始终用脚尖点地,有谁会要它换用脚跟吗?著名的细密画,千年来就这么‘天不变,道不变’,又有谁说它‘守旧没

美金曲,然后,大家移步稻田,依然由昨晚的四人组合演唱演奏了As Time Goes By(《时光流逝》)、Shadow Waltz(《影子华尔兹》)、Tea For Two(《鸳鸯茶》)等旧日金曲,淡淡的稻花香和沁人心脾的桂花香,氤氲在田野间,天际的一边,亮出了晚霞的绚烂。

第二天下午,又在古树林里举行了西方古典作品专场,可惜那天上午我因故离开了山庄,未能躬逢其盛,看视频,又是另一番情趣。这片古树林,我在前年夏天和这几天,曾经多次漫步穿行,四百余年的苦楮,两个人都无法合抱,亭亭如盖,茂密的树荫演绎了岁月的沧桑,在这样的古树林中演奏演唱《塞维利亚的理发师》《费加罗的婚礼》《卡门》等名歌剧的金曲,闭上眼睛都可感受到那种独特的奇妙。

袁小良与夫人王瑾,当今弹词界红遍曲坛的响档。这个可不是我随口讲讲,两人分别在2014年和2018年先后荣获中国曲艺最高奖“牡丹表演奖”,成为中国曲艺界唯一一对“牡丹伉俪”。

弹词艺术讲究传承,讲究师承。袁小良出身于评弹世家,而且拜的先生都是鼎鼎有名:龚华声、薛小飞、尤惠秋。后两位先生又分别是“小飞调”“尤调”的创始人。王瑾师承弹词名家蒋云仙,蒋云仙是弹词大家姚荫梅先生的徒弟,代表作《啼笑因缘》自成一格,王瑾亦然如此。

1987年王瑾随中国曲艺家协会艺术团赴日本访问演出,她表演的《啼笑因缘》,讲起故事人物多面,演起脚色噱头迭出,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大获好评,以至于使一位日本大学生福岛守,因此迷上了苏州评弹。20年后,这位福岛守先生特意来苏州聆听评弹并寻找王瑾。也许是天公作合,福岛守先生误打误撞居然找到了袁小良,还询问袁小良是否认识王瑾。这样戏剧化的情节,让他们又一次受邀出访日本,在东京、大阪演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。

评弹演出讲究搭档,搭档搭得好,跑码头演出,生活上可以互相帮衬,书艺上可以相互提高。现在不少说书先生采用“夫妻档”的形式,艺术上相得益彰,生活中相濡以沫。书台上出现问题,床头边就可研讨对策。

袁小良在最佳年华找到了最佳搭档王瑾。1986年起,袁小良、王瑾正式搭档演出,演出的第一部长篇弹词就是《孟丽君》。《孟丽君》曾被陈云同志赞誉为“二类书中的状元书”。袁、王档的《孟丽君》,长达五十回,在潘伯英演出本的基础上又加以整理,在一些回目中,更为注重了书的情、理、细、趣。

比方讲,在原来的演出本当中,苏映雪替嫁是因为孟丽君逃婚出走,孟父无奈逼迫映雪代小姐完姻。而袁小良、王瑾,把情节改动成苏映雪一则为报答小姐恩义,二则为成全小姐的大志,主动要求替小姐出嫁,而孟丽君却不愿连累映雪,执意不允。其中还穿插有一段姐妹互诉衷肠的选曲,情真意切,感人至深。经过如此改动,一个侠骨柔肠、深明大义的苏姑娘形象就更为鲜明了,并且为后回书“洞房刺奸”作了很好的铺垫。

说到创新,袁小良并没有随着师父

的脚步亦步亦趋,他说,龚华声先生亲自传授我的《孟丽君》中的“皇甫少华”,是个很刚硬的人物,文武双全。而尤(惠秋)先生的唱腔是比较柔和,(薛)小飞先生则比较流畅,很多场景下两位先生的唱腔都不足以表现当时紧张的情境。我就根据这两种特点,再结合龚华声先生“一口干”、刚强、非常具有男子汉气概的唱腔,产生了有了我自己特点的唱腔,就是充分吸收了龚华声先生的“精、气、神”,再用尤调婉转、小飞调一泻千里的唱腔特点,加上自己对唱腔的领会,设计了这样一些属于于自己的唱腔。

陈云同志强调:噱乃书中之宝。弹词先生在演出中,会通过多种方式出噱头,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并增加演出的趣味性。

据袁小良有次赴香港演出,安静的场内突然传来刺耳的手机铃声,袁小良并不慌张,更没有直接批评观众的疏忽,而是巧妙地把这“外插花”引入演出的故事当中。当时,他正好讲到武状元(皇甫少华)去拜见主考大人(孟丽君),于是,就借主考大人之口发问:“刚才是何声响?”皇甫少华回答:“乃手机铃声。”主考大人说:“此乃公共场所,理应关掉,下次万万不可。”这样机趣的处理,全场观众发出了会心的笑声并报以长时间的掌声。

语言艺术如果不考究艺术语言,说书先生讲起来会不生动,观众听上去会不舒服。俗话说“三分唱、七分讲”,摆到京剧里讲起来还要夸张,“千斤说白四两唱”,可见戏曲艺术当中对“说”是很重视的;而素有“说书”之称的评弹艺术,对“说”更是“高标准、严要求”。

袁小良和王瑾的语言天赋在短篇弹词《约会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因为这个作品讲的是中国留学生与英国女郎的跨国恋,因此,苏州话、普通话、四川话、英语在袁、王两人的演绎中交替进行,用方言、用外语塑造出别具个性的人物形象,使短短的一回书,增添了不少趣味性。

袁、王档的这些出噱头的技巧,这种令人称道的“活口”技巧,不仅展示了他们的艺术才华和创新精神,也为评弹这一传统艺术形式注入了新的活力。袁小良、王瑾在继承中赋予创新,在传统中融入现代,逐步形成自己别具特色的评弹表演艺术风格。

落”呢?还有浮世绘、瑜伽甚至杂技,多少年了,你听说过它们的“稳态结构”就意味着“没落”吗?

“问题是,当下的‘残体书法’‘几何书法’以及彻底不能辨识的笔墨颇有愈演愈烈之势,”我说,你怎么看呢?

万物必讲理性。他说,书写工具允许五花八门,但中国书法的基本属性只能是汉字。“当然,我并不认为出离汉字的书写,就不是艺术了,但请不要再顶着‘书法’的大纛行事。你应该自开‘香堂’了!”他强调,好比日文、韩文都有汉字的影子,但你能把它们归入“汉字”吗?故我斗胆提议,文字书写和非文字书写应该分家:请另立一本“户口簿”上路。

“让凯撒归凯撒,上帝归上帝,从此各有自己的评判圭臬?”

他连连点头。两人遂抚掌大笑。

如果上高地还是秋天,冰斗一带则已入冬,忍不住佩服那些露营人。

“牡丹伉俪”辉映书坛

秦来来

袁小良与夫人王瑾,当今弹词界红遍曲坛的响档。这个可不是我随口讲讲,两人分别在2014年和2018年先后荣获中国曲艺最高奖“牡丹表演奖”,成为中国曲艺界唯一一对“牡丹伉俪”。



弹词艺术讲究传承,讲究师承。袁小良出身于评弹世家,而且拜的先生都是鼎鼎有名:龚华声、薛小飞、尤惠秋。后两位先生又分别是“小飞调”“尤调”的创始人。王瑾师承弹词名家蒋云仙,蒋云仙是弹词大家姚荫梅先生的徒弟,代表作《啼笑因缘》自成一格,王瑾亦然如此。

1987年王瑾随中国曲艺家协会艺术团赴日本访问演出,她表演的《啼笑因缘》,讲起故事人物多面,演起脚色噱头迭出,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大获好评,以至于使一位日本大学生福岛守,因此迷上了苏州评弹。20年后,这位福岛守先生特意来苏州聆听评弹并寻找王瑾。也许是天公作合,福岛守先生误打误撞居然找到了袁小良,还询问袁小良是否认识王瑾。这样戏剧化的情节,让他们又一次受邀出访日本,在东京、大阪演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。

评弹演出讲究搭档,搭档搭得好,跑码头演出,生活上可以互相帮衬,书艺上可以相互提高。现在不少说书先生采用“夫妻档”的形式,艺术上相得益彰,生活中相濡以沫。书台上出现问题,床头边就可研讨对策。

袁小良在最佳年华找到了最佳搭档王瑾。1986年起,袁小良、王瑾正式搭档演出,演出的第一部长篇弹词就是《孟丽君》。《孟丽君》曾被陈云同志赞誉为“二类书中的状元书”。袁、王档的《孟丽君》,长达五十回,在潘伯英演出本的基础上又加以整理,在一些回目中,更为注重了书的情、理、细、趣。

比方讲,在原来的演出本当中,苏映雪替嫁是因为孟丽君逃婚出走,孟父无奈逼迫映雪代小姐完姻。而袁小良、王瑾,把情节改动成苏映雪一则为报答小姐恩义,二则为成全小姐的大志,主动要求替小姐出嫁,而孟丽君却不愿连累映雪,执意不允。其中还穿插有一段姐妹互诉衷肠的选曲,情真意切,感人至深。经过如此改动,一个侠骨柔肠、深明大义的苏姑娘形象就更为鲜明了,并且为后回书“洞房刺奸”作了很好的铺垫。

说到创新,袁小良并没有随着师父

的脚步亦步亦趋,他说,龚华声先生亲自传授我的《孟丽君》中的“皇甫少华”,是个很刚硬的人物,文武双全。而尤(惠秋)先生的唱腔是比较柔和,(薛)小飞先生则比较流畅,很多场景下两位先生的唱腔都不足以表现当时紧张的情境。我就根据这两种特点,再结合龚华声先生“一口干”、刚强、非常具有男子汉气概的唱腔,产生了有了我自己特点的唱腔,就是充分吸收了龚华声先生的“精、气、神”,再用尤调婉转、小飞调一泻千里的唱腔特点,加上自己对唱腔的领会,设计了这样一些属于于自己的唱腔。

陈云同志强调:噱乃书中之宝。弹词先生在演出中,会通过多种方式出噱头,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并增加演出的趣味性。

十日谈

秋韵之行 责编:郭影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